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二

歷官表奏十一

宋 周必大 撰

紹熙四年

年節賀表

伏以歲華有俶天德又新凡依覆冒之仁均被發生之澤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至明御極大度包荒啟祚延長衍萬年之歷數推恩溥博轉四海之春風一聆徇

鐸之音舉遂登臺之樂臣奉藩職曠存闕心勞誓恪布
於寬書期共陶於聖化臣無任

誕皇孫賀重華宮表

有天下而傳之子初微黃屋之心受帝祉而施於孫俶
誕青宮之胄慶均五殿喜浹萬邦臣聞瓊幹分暉率由
於本固銀潢演潤蓋自於源深繫今日之蕃昌乃異時
之積累世世修德則儲有美之休親親仁民則享無窮
之樂盛哉豐報備此燕居恭惟至聖壽皇聖帝陛下道

極際蟠心游冲淡綿本支於百世延壽考於萬年仙李
盤根笑唐塞之未大猗蘭奕葉掩漢事而有光臣幸值
邦榮屬分閫寄南宮北內想胥洽於宸歡左礪右平悵
莫陪於班賀臣無任

賀皇帝表

天佑下民君萬年而錫祚地居上嗣震一索而得男宗
社靈長華夷呼舞臣某中賀臣歷觀在昔孰擬斯今守
一道以親傳冠百王而聖作當內外泰亨之日且春秋

鼎盛之時仰奉重親四海九州之養俯臨甲觀三宮五
殿之歡洽此榮懷光於簡冊恭惟皇帝陛下仁心溥博
德教敷施赫赫炎炎克篤無疆之烈繩繩蟄蟄適符有
道之長是開千億之祥奚止衆多之慶臣夙叨睿獎彌
極歡悰天占人而人占天已驗和同之理子有孫而孫
有子載賡蕃衍之章臣無任

乞宮祠奏

三月上

臣輒披肝膽上瀆宸旒臣去年十月嘗具奏乞宮觀差

遣伏蒙聖旨特降詔書不允臣仰戴天地大恩未知稱
塞深欲勉扶衰憊究心民事圖報萬一今又半載矣身
既益老病亦隨加素苦痰眩發作無時內則心神恍惚
觸事廢忘外則目力昏庸不能省閱其于職業曠弛已
甚蓋臣犬馬之年指日七十平時精力已自弗強矧當
暮景固應如此特以貪戀君恩不敢便乞休致若抱疴
治郡遷延不去豈惟羞對民吏定須招致人言負聖主
保全之恩垂微臣進退之義此則臣所大懼也欲望聖

慈特降睿旨許臣亟奉外祠歸安田里休養身心少待
年歲乃伸掛冠之請庶粗合於禮經瀝懇籲天必期矜
允臣無任

第二劄子

臣比於三月間緣年近七十久苦痰眩心神恍惚觸事
廢忘兼之目力昏耗有妨省閱簿書嘗具奏陳乞祠祿
迄今未奉諭旨爰自四月下旬以來復得欬嗽之疾百
藥俱試未見其效目今飲食日減委寔不能支吾深惟

即事浩繁非尸祿養疴之地欲望聖慈檢會前奏特降
睿旨授臣在外宮觀差遣使得一意醫藥保全餘生履
載之恩朝夕以冀干冒天威臣無任

賜銀合夏藥勅書

倪思撰

勅某卿望隆初棘任重帥藩屬炎暑之維時宜珍調
之有助錫之靈劑寔以寶奩尚體睠懷深加攝養今
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
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殿閣生涼念遐方之炎熱置郵傳命將厚賜以流行施
重丘山先生民吏臣某

中謝

伏念臣猥叨殊遇久典名

邦愠解南薰值虞舜之德洽病多東海慙黜閣之治稱
有來中詔之頒申畀尚方之錫蠲疴攸賴馭幸何功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合乾坤禮優藩翰深處九重之禁
每懷萬國之臣穆如清風幸竊窺於宸指惠彼黎庶願
益廣於君仁臣無任

謝復益國公表

八月

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
著執珪之寵彌加臣某

中謝

臣聞冬而次之以春爰兆

好生之意剝而受之以復可稽序卦之文蓋天心貴德
而緩刑宜聖主推仁而發政臣之竊位衆所共譏取三
百廛之禾封植已厚連四千石之重職業殊隳自干舉
枉之誅方抱臨深之懼乃容某叙不特赦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忘人之過俾爾四海識包涵之度

豈於一夫遺甄復之恩逢辰則然思報曷已而臣迫於
告老何自圖新獲一吉人莫助舜功之大用三有俊但
歌湯聖之躋臣無任

重明節進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乾元用九節瀕重九之期萬歲呼三時冀登三
之治雖歌詠辭之贅矣在禱祈理亦宜之皇帝陛下伏
願舜日常明堯天廣覆西佛之壽無量豈惟千劫之多
北辰之居不移宜爾衆星之拱臣無任

乞宮祠奏狀

九月二十七日

右臣輒瀝悃悵仰干睿聽伏念臣夙蒙獎擢度越常倫
起鎮名藩首尾三涉冬序常願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於
萬一而臣稟賦素弱病不離身年垂七十衰瘁彌甚春
夏間恭控祠請尚閤俞音尋得痰嗽之疾療治未愈腹
疾繼作藥石雜進如水投石外雖勉強涖事而精神昏
憤職業曠弛隱之方寸揆之筋力若非亟投閒散悉意
保調豈特招致人言必將自速斃踣投誠君父一語敢

欺伏望陛下恢廣鴻私眷憐舊物特與宮觀差遣使之
養疴田里涵泳聖澤餘生未泯尚期酌天地之恩臣無

任

十月十三日上十六日奉御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十月十七日

勅某省所奏乞特與宮觀差遣事具悉卿以相臣宿
望作牧湘楚郡政巨細靡不究心於茲三年教明南
國夫勞於前者逸於後優游坐嘯務舉大體今其時
矣膚腠小疾尋當痊愈丐祠之章胡為屢却而復至

乎其存精神止念慮親樂餌以輔和庸副眷注之意
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好否遣
書指不多及

辭免隆興府奏狀

十二月十七日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
周某可判隆興府疾速之任恩意有加繇遠而近非臣
朽邁所克欽承敢控忱辭仰干聰睿伏念臣幸逢明聖
誤被簡知典領藩維更歷三臘才駑力弱政拙心勞不

勝狗馬之疾願投閒散屬勤詔諭未賜曲從方且叩閣
再有祈請忽叨易鎮滋不皇寧蓋地以潛藩為重仕以
鄉部為寵陛下之眷臣可謂厚矣年至則理當告老病
侵則艱於陳力臣之自處謂宜如何若復不自揣量猶
將冒昧既愆於義實畏人言伏望聖慈深閤宸殘洞照
惻愍收還符竹改界官祠使之養疴里閭粗適分願少
需旬月遂乞歸休天施地生孰大於此緣臣已聞移命
難留舊治候省劄到即歸本貫吉州恭聽諭旨伏乞早

賜處分冒犯宸嚴臣無任

不允詔

倪思撰

勅某省所奏辭免判隆興府疾速之任恩命事具悉
卿國之元老外領帥藩重湖以南蒙福多矣乃頒綸
旨易鎮洪都地望益雄道里為近第室所寓殆同鄉
部有畫繡之輝焉坐嘯卧護忱所優為懇辭忽來何
冲挹之過亟其勉哉庸體朕意所辭宜不允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慈福慶壽賀表

慶鍾丈母豈惟八十年聖女之興禮歲湯孫更祝萬億
載天休之敬三宮和氣四海歡聲臣某中賀臣聞奉親
者家國至榮况重親之在上慶壽者古今罕覩矧高壽
之未央天丕佑於皇朝時兼崇於盛典恭惟皇帝陛下
仁心廣博聖治昭彰以厥庶民久矣達大家闕教孝于
其王母茲焉受介福以及人愜聖父之慈懷副寰區之
公願臣自欣晚節獲值昌辰莫陪特揖之班但幸殊常

之遇其於忤蹈實倍等倫

賜銀合臘藥勅書

倪思撰

勅某卿寅亮元臣久宣勞於鎮撫嘉平令序屆屬候
於嚴凝靈劑式珍頒調攸助諒朕心之是體俾民瘼
之有瘳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
知悉冬寒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天無私覆外懷五玉之臣帝有恩言中錫萬金之劑凜

乎歲晚脩爾春回臣某 中謝 伏念臣昨被綸書起司符
竹考湘纍之九辯閱楚戶之三霜多病所須常求藥物
十全為上未造醫師茲逢漢宮臘飲之時乃冒唐殿銀
罌之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遵皇極治格泰和惟疾
之憂每推父母之愛日生之德更廣乾坤之仁故當凝
沍之辰特有珍良之賜臣敢不勤於服食稱是恩榮候
屬祁寒深察小民之怨居防美疾載思惡石之生

紹熙五年

再辭判隆興府奏狀

正月二十

臣昨奉聖旨判隆興府尋具辭免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不允仰銜隆眷俯震危衷尚念公私之間利害非一須至再殫情懷上瀆聰聽臣竊惟江湖都會事繁地重歲在庚戌嘗叨除授揆才控免曲荷矜從今齒髮益衰疾患未愈甚非前日之比苟或養疴竊食何以上寬憂顧此有害於公者也屬聞境內頗罹水旱幸賴漕臣兼領府事多方措置得以少蘇一旦改易帥守縱欲恪遵前

矩其如才力弗逮首尾未必相應此有害於民者也兼
臣年來七十春月之後自合告老迎新送舊徒費邦財
倏來忽去亦害私義至於田廬姻戚隸其所部雖朝廷
有所委任或不以此為嫌在於人情終是窒礙臣所以
寧觸煩瀆之罪重為遜避之請蓋權事體輕重有不能
自己者爾伏望聖明委照天造垂憐回此誤恩賦之祠
祿况監司既已試可何惜就加陟明非特有利公家抑
亦諧臣私志竭誠瀝懇天監必昭干冒宸嚴臣無任月二

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所乞差醴泉觀使

謝醴泉觀使表 二月

臣某言伏奉勅命差臣醴泉觀使臣已望闕祇受遙謝

訖者分竹無功懇辭鄉部負茲

諸侯有疾曰負茲事
出公羊威公十六年有

疾願備祠官賜報曰俞銜恩以泣臣某

中謝

伏念臣平

持弱植浸涉榮塗念異時嚴近之班適同甲賢能之衆
今考正元之朝士僅同下國之靈光藉令齒宿而意新
尚當止足况復老知而耄及自合歸休荷從欲之隆私

徇祝釐之固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恢洪聖度軫惻仁
心飽碩鼠於太倉彰吾廣大秣病駒於中廐待物初終
乃眷衰殘不忘惠顧臣遭逢若此報塞謂何家請官供
愧甚千鍾之養天長地久勉旃萬壽之祈臣無任

重華上僊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六月九日遺詔者竊
以重華厭世率土傷心臣某誠哀誠痛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天性所鍾聖情難處仰祈節抑俯幸臣民臣

限以奉祠在遠不獲奔赴宮庭臣無任屏營摧迫之至

重華上僊慰太皇太后表

皇太后
皇后同

伏以昊穹不弔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天下之養臣
某中慰恭惟太皇太后殿下遭此變故聖情難居臣限
以奉祠在遠不獲奔赴宮庭臣無任屏營摧迫之至

重華宮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別宮移御久遺赤水之珠仙馭遐升俄墜橋山
之劍假勝緣之溥博資覺路之逍遙大行至尊壽皇聖

帝伏願威神在天德澤垂後西方世界已自樂於真遊
南瞻部洲尚密依於陰隲臣無任

移御壽康宮起居表

臣某言恭聞太上皇帝陛下擇日移御壽康宮者春秋
鼎盛思延安樂之年宵旰僉勤自適清閒之燕凡居履
載咸仰聖明臣某中謝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德洽民心
仁根天性謂中興幾於六紀而禪闕備於兩朝欲纂高
風遂頒明詔成康並處而頌聲作慶越宗周禹啓親傳

而謳歌歸事踰有夏臣受恩久矣報德茫然逖瞻桂殿
之華虔祝椿齡之永

皇帝登寶位賀表

臣某言伏覩七月五日詔書皇帝陛下登寶位者上承
三宮下撫萬國天地開泰華夷懽呼臣某

中賀

恭惟皇

帝陛下性稟英明生知仁孝方居朱邸心已繫於兆民
請正青宮奏殆踰於千牘茲臨大寶必底丕平臣久冒
國恩坐縻祠廩幸值龍飛之慶阻陪獸舞之班徒與生

靈共深欣戴

重明節開啟疏

伏以春秋鼎盛思延有永之年宵旰倦勤自享無窮之
樂載臨誕月申祝壽期太上皇帝陛下伏願安靜修身
冲虛適性千祥百福備集於聖躬億載萬年永膺於榮養

重明節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越帝王之高致道固難名亘今古以常存壽何
有極載伸善頌仰贊誕期太上皇帝陛下伏願積聖神

不宰之功享清淨無為之報後天而老益曼羨於修齡
率土之濱永涵濡於盛德

重明節賀表

臣某言恭遇九月四日重明節者伏以褰裳高蹈仰黃
屋之非心繞電載臨效華封而祝聖雖曰雲天之遠居
然葵藿之傾臣某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大難名
功成弗處永矣溥天之養巍然太極之尊有道之長方
綿延於周歷無疆之壽自跨越於莊椿臣身也奉祠心

焉存闕徒因彌月之旦申詠後天之詞

瑞慶節開啟疏

伏以十月為陽古稱良月萬年受祐今紀初年恭即淨
坊敬繙秘典皇帝陛下伏願修齡歲衍厚福日增以台
正於四方罔有弗服惟天佑於一德罄無不宜

瑞慶節滿散疏

鳳紀編年肇履崇高之位龍宮浴聖旋逢震夙之期集
彌月之善緣祝萬齡之睿筭皇帝陛下伏願明齊日月

道冒華夷將治我家肆復高祖之德維新厥命永底烝
民之生

瑞慶節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星隱夜明周紀佛生之瑞天長地久唐標聖誕
之期茲際昌辰是伸善頌皇帝陛下伏願明齊日月道
冒華夷隆榮養於宮庭洽歡聲於海宇威儀而由羣匹
既符假樂之詩壽富而使多男更協封人之祝

瑞慶節賀表

臣某言伏遇十月十九日瑞慶節者鳳曆編年肇履崇
高之位龍宮浴聖旋逢震夙之期紀節有初呼嵩無數
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繩祖武仁契天心將治我
家肆復高祖之德維新厥命永底烝民之生與國咸休
自今以始臣久叨榮祿晚際盛時阻稱萬壽之觴願獻
千秋之鑑

冬至節賀表

臣某言伏以七日之來禮方隆於亞歲萬年之祝時正

紀於初元居然有截之區同此無疆之頌臣某中賀恭
惟皇帝陛下得天之統如日之常歲儉而豐何待占雲
之邈人安以樂自應測景之長陽德加亨聖圖益廣臣
奉祠迹遠存闕心勞雖獸舞之無階在葵傾而敢怠臣
無任

明堂禮成賀表

臣某言恭聞明堂大禮慶成者涓休中辛祇見上帝情
文交舉幽顯來歆臣某中賀臣聞禮莫重於肇禋孝尤

嚴於尊祖其在周室成王祀文王於洛中至於漢朝武帝祠高帝於汝上適成熙事允屬昌時恭惟皇帝陛下執道御今憲天稽古言念九筵之制適當三歲之秋謂壽皇垂後世之規宜參而用況太上下先期之詔當述而行果儲有羨之祥永錫無疆之祚臣頃嘗議禮今阻陪祠嘉與咸生共綏霈澤

辭免覃恩轉官奏狀

右臣據本府奏進官姚彥珪報八月二十六日宣制以

臣該遇覃恩特轉少傅臣聞命震惶罔知所措義難冒受須至懇辭臣竊惟登極霈恩凡文武臣皆許增秩此乃溥天之幸會不繫臣子之功伐列聖已成故實宰執例是轉行往者壽皇聖帝傳位太上皇帝實為國家大慶又非累朝繼世之比臣於斯時適在政地恩遷一官遂尾三少控免至於八九批詔亦如其數仍蒙兩宮宣諭典故如此非礙止法不當固辭兼陳俊卿帥金陵垂滿二年亦自特進而遷少保臣是以不揣才分既稽舊

制又循近比迫於威命覲顏祇受迨罷政之後言者弗
思幸會猶曰無功今陛下受禪云初愛惜名器而臣衰
老殘疾待盡田間飛龍御天之日不獲陪百執事率舞
庭下即與頃年當軸目覩大慶事體殊異倘或冒昧苟
貪榮寵人將有詞臣亦無說是敢直披心腹控告君父
不復文飾仰瀆聰聽伏望聖慈即賜寢免以安孤迹以
全暮景臣無任

不允詔

直學士院樓鑰撰

勅某省所奏辭免特轉少傅恩命事具悉卿以三朝
元老身佩安危退處東山直欲棄置人間事顧豈以
爵秩為心哉朕初臨御注想不忘下詔乞言疏恩進
律亦可以見朕意矣覃霈之頒無遠弗届安有達尊
如卿而可但已保傳一閒不必固辭遜章甚力非朕
所望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
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覃恩辭免轉少傅表

臣某言近具奏辭免覃恩除臣少傅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作君師而相上帝幸際龍飛亮天地而弼一人敢叨鴻霈曲煩溫詔增震危衷臣某中謝臣聞氣回春而萬物生邦有慶而兆民賴惠澤固周於溥率等差宜別於重輕若輔佐居中捧東日於天衢之上或賢親在列拱北辰於霄極之間以此酬庸是為馭貴如臣者身藏猷畝景薄崦嵫掛神武之冠方將有請揚王庭之號豈所當然夫何特揖之官亦在序陞之數懼貽清

議祇控丹誠伏望皇帝陛下勉勵人材操持公器雖推
恩不可以不廣而詔爵不可以不嚴已彰均一之仁盍
請優隆之命大辭如慢非晞難退之風小智自私姑道
貪夫之誚臣無任

不允詔

樓鑰撰

勅某省所上表再辭免除少傅恩命事具悉朕勉紹
丕圖方修初政首推需澤溥及羣工惟予元老之賢
宜陟孤卿之秩偃息而藩魏室何必在廷寅亮而命

周官是為進律載披來奏殊咈眷懷卑於公尊於卿亦惟均耳一而俯再而偃何以多為茲繫具瞻毋庸固遜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謝差官賜告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差閤門官趙嗣祖等賜臣少傳告身者明兩作離初升杲杲之日王三錫命加賁皇皇之華驚寵數之便蕃聳榮觀而欣艷雖祈反汗當識謝生伏念

臣早冒龍光晚叨燕佚心猶馳於魏闕夢自隔於鈞天
絺冕篆車詎意班聯之進簞門圭竇猥勤暫御之臨固
難祇奉於綸章豈易仰當於宸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仁先念舊改務作新博致名駒弗遺於老馬兼收羣植
不棄於朽株飭遣輜車寵綏末路孔伋之拜使者已欽
君命之將蔡謨之辭司徒敢怠人臣之禮永言報塞惟
誓縻捐臣除已將告命寄吉州軍資庫伺候回降指揮
繳納外臣無任

又手劄

臣妄庸老疾跼伏寒鄉恭值皇帝陛下正位九五不獲
進陪多士瞻望清光幸與庶民均被惟新之澤豈謂聖
慈曲推異數序進孤班千里而遙遣使賜告臣雖揣分
辭遜期於寢免然恩施隆重寔踰丘山已別狀奏謝謹
復具手劄叙感戴兢懼之萬一附使者以聞伏乞睿照
再辭免覃轉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辭免少傳恩命疊降詔書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乾用九以御天爰下博施之澤
巽以重而申命未俞懇免之章愚固守於不移令必期
於惟反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才至薄竊
祿已多當內禪之時成以外臣而幽屏孤執皮帛阻遼
於近班言如絲綸誤叨於殊渥既難安於私誼諒疇允
於公言敬殫迫切之誠甘觸瀆煩之譴伏望皇帝陛下
大明燭隱洪覆包荒察臣兢惶畏避之情恕臣逋慢拒
違之罪惟笑頤之有為則庶惠之無傷免以陳人累於

新政舜命官而敷教知弗稱於往諧漢受爵以流貶願
曲從於回授臣無任

不允詔

樓鑰撰

勅某省所再上表辭免覃恩除少傅恩命事具悉朕
嗣膺洪祚注想宗工比陞孤棘之班實霈蓼蕭之澤
雖云恩厚非曰予私凡卿之言近已行於一二顧朕
所與辭何至於再三若夫貤爵之科尤匪尊賢之意
尚承眷渥母事勞謙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
及

乞將覃轉回授

右臣近三具奏辭免覃恩轉少傅恩命乞許回授伏奉
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竊以三孤班在一品惟親
惟賢惟有功乃許序進臣咸無焉徒因非常之慶而得
之中外皆謂其不當受豈獨臣不敢受也而辭章三上
優詔三下茲乃明主初政遇臣以禮不欲失朝廷之故

事又緣臣遠在江西往復經陟時序致勤王人賜告以
示光寵廬陵士民共驚創見臣兢營跼踖雖嘗望闕稽
首拜使者之辱附表陳謝而敬以制書寓諸有司屏息
傾耳恭聽回授之命豈謂聖恩過厚久未報可夫受爵
不避詩人有斯亡之戒臣豈應以垂盡之年自貽伊戚
是敢殫竭悃悃終冀矜允蓋瀆尊有罪君父或不汝疵
叨蒙非據公論必難情恕臣於二者知所擇矣伏望聖
慈即賜處分施行臣無任

申尚書省狀

右某昨三具奏辭免覃恩轉少傅恩命三奉詔書不允
除別具奏乞回授外今錄本在前欲望朝廷特賜敷奏
即從所乞以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謝明堂禮成加恩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明堂大禮慶成加臣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者奉繭粟以祠肇稱禋祀開蠶叢之國
申衍戶租汪洋上聖之恩滿溢下臣之分臣某

中謝伏

念臣自還里閤浸遠闕庭屬當三歲之期大誦九筵之
禮阻同列辟儼精珮以趨班殊異通侯輸酎金而獻廟
孰謂制涵之下復叨書社之增稽首拜嘉捫心積愧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事天寅畏保國寬仁七戒三齋諱勞
何有九州四海錫福無遺是均曼羨之祥亦及疲瘥之
老三五六經之載籍初莫預於討論萬八千戶而冠軍
第深慚於勛伐言念逢辰之幸誓肩報上之心臣無任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三

歷官表奏十二

宋 周必大 撰

慶元元年

乞致仕表

正月一日

臣某言伏以三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事
適臨告老之年在聖時雖曰難逢顧經訓則當易退仰
祈從欲俯遂乞身臣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伏念臣以一

介之荒踈竊四朝之榮遇讎書分察於羣英之後脩注
代言於強仕之前投閒中避於要權起廢晚膺於簡擢
從班政地俱閱十春孤棘公圭咸躋一品叨塵過矣報
效茫然迫於遲暮之時加以衰羸之疾內循涯分允合
歸休惟貪戀於盛朝乃遷延於歲月今而年至可以情
聞已愧歐陽踰六旬而得謝尚晞杜衍纔一請而獲從
伏望皇帝陛下軫念孤蹤保全末路收內祠之祿扶返
初服之耕桑庶佚餘生永陶至化江涯海島任鳬雁之

少多桃野華山縱馬牛之歸放懇誠惟切察允是期臣
今乞守本官致仕臣無任

不允詔

勅某省所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事具悉宿艾之臣國
家所寔故尊事黃耆乃成福祿之盛雖無老成尚以
典刑為賢朕閱中外之良每歎壽俊之少如卿舊德
為時宗工久位公孤正資弼亮於四世借令耄猶
當就見於百年克壯爾猷胡乃謝事雖不渝東山之

志寧詎忘本朝之心尚體眷懷母拘常節所請宜不
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
不多及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以年及七十上表乞致仕伏蒙聖恩特降
詔書不允者一辭而退荷宸眷之曲留三思而行審愚
衷之素定延望雲天之施仰干鈇鉞之誅臣某中謝臣
才不如人生而多病幸會早塵於顯仕平居常懼於疾

顛雖深止足之思未效涓埃之報固不敢先期而引去
又豈容翫歲以忘歸頃在湘中常屢形於表奏逮移江
右即力避於旌麾既尋香火之盟寔便丘園之計臣之
此意衆所共知今者血氣益衰筋骸難強人皆憐其憊
悴自亦畏於滿盈乃昧禮經猶號食廩稍辭榮壯歲居慚
烈士之風戒得暮年尚佩聖人之訓伏望皇帝陛下深
仁恤物大德矜愚念其持筆索於累朝許以掛衣冠於
盛世轅駒局趣本無老驥之心蓬鷗翺翔非有冥鴻之

志陳情已竭得請為期臣無任

不允詔

樓鑰撰

勅某省所再上表乞致仕事具悉七十致仕雖著於
禮經二三大臣難拘於古制矧惟元老嘗冠中台周
旋兩朝負荷重事既于蕃於南國終退處於東山神
明未衰德望彌邵奉真祠之香火自樂隱居掛神武
之衣冠胡為早計抗章再至陳義愈高願難徇於冲
懷尚少安於素履所請依已降指揮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第三表

臣某言近再上表陳乞引年致仕伏蒙聖慈再降詔書
所請宜不允者仕而無補每負愧於初心老則告歸盍
求全於末路敢期溫詔尚閱俞音庸祇竭於血誠庶必
諧於素願臣某中謝臣聞退休者人臣之常事眷留者
明主之異恩或才德出羣可備國家之用或精神尚壯
未容田畝之安縱復少需固將有說如臣者最為闡茸仍

迫衰殘少日遄迴不謂躡躋於膺仕半生羸瘵何嘗敢
望於高年而乃扳聯執帛之班荏苒從心之歲僥踰既
極災疾宜侵自去夏以迄今蓋無時而不病形容枯槁
志氣蕭條雖家事以當傳豈官榮之可冒遲回不去觀
聽謂何非力謝於軒裳殆兩讐於禮法深虞隕越難避
黷煩伏望皇帝陛下俯監危悰曲加鴻施無功有過恕
既往之愆尤善始以終賜不貲之造化假餘齡之燕佚
觀盛世之隆昌乞骸强健之時莫追明哲擊壤寬閒之

野尚答生成臣無任

謝致仕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寔封四百戶臣已望闕祇受遥謝訖者告老叩閭屢瀆前旒之聽䟽榮就第特陞左棘之聯遂止足之私情彰優崇之異數雖故事無控辭之禮在愚臣重僥倖之慙臣某中謝臣竊考中興以來旋觀故相之籍釋褐廟堂之上殆三十人引年祠館之中

纔一二數蓋進用多由於壯歲故退休罕及於暮年如
臣者素乏才能晚叨任使坐竊無功之祿免羞有道之
貧不自意其久生乃及時而得謝仍紆皇眷申錫鴻恩
昔䟽受漢之名儒居易唐之遺直皆歷諸宮之傳用為
晚節之榮臣愧非二子之賢忝正三孤之秩職崇秘殿
爵極諸公初終盡出於遭逢高厚莫勝於戴履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德隆堯舜仁法祖宗愛人每急於親賢興
孝尤先於貴老誕布絲綸之渥惠綏簪履之遺臣祇服

龍光退誇族黨逐桑榆之暖餘生幸適於丘園傾葵藿之心未死常依於天日臣無任

辭免冊命奏狀

右臣伏準制命除臣少傅致仕寵光過厚榮感倍深稽諸故事不敢輒具辭免已上表稱謝外惟是冊命之禮雖見任三孤無敢當者況在休致之臣伏望聖慈即賜寢免臣無任

孝宗小祥起居表

臣某言六月九日恭值孝宗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小祥者重華仙御永矣賓天別殿几筵茲焉周歲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懋隆孝治允篤時思願寬念祖之懷俯答含生之望臣無任

賀重明節表

臣某言恭遇九月四日重明節者伏以褰裳高蹈仰黃屋之非心繞電載臨效華封而祝聖雖曰雲天之遠居然葵藿之傾臣某中賀恭惟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

道大難名功成弗處永矣溥天之養巍然太極之尊有
道之長方綿延於周歷無疆之壽自跨越於莊椿臣久
備宮僚今歸農畝徒因彌月之旦申詠後天之詞臣無
任

慶元二年

賀生皇子表

臣某言伏覩降誕皇子頒降德音者泰元垂佑嫡長挺
生列聖憑依三宮悅豫臣某中賀臣伏以功行積累既

存不已之誠子孫衆多斯錫無疆之祉天人合契今昔
同符恭惟皇帝陛下道法祖宗化行宮壺夏家仁遂適
神禹之三年周室宗强肇文王之十子誕布龐鴻之澤
丕昭蕃衍之祥臣身已歸田義當擊壤嘉與含生之衆
共深賴慶之情臣無任

賀三宮冊寶禮成表

臣某言恭聞十月三日奉上壽聖隆慈備福光佑皇太
后壽成惠慈皇太后聖安壽仁太上皇后冊寶禮成者

九重之重逮事三宮一日之間虔敷四冊情文並舉夷
夏交欣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誠心格於上穹榮養
隆於華旦奉父母而及於王母連萬壽之徽稱自殿庭
而達於內庭聳兆民之壯觀繇堯舜禹相傳而後獲邁
周漢唐既往之前聞臣幸以餘生逢茲濶典嘉與農疇
之衆永依孝治之仁臣無任

賀韓皇后冊禮表

臣某言恭聞十月六日皇后受冊禮成者彰內治之功

久宣陰教發外廷之冊今講縟儀月朔日以增明臣暨
民而胥悅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孝隆親養政急家
齊歷選勛賢蓋自重親之命榮加璽綬適同三殿之歡
振古未聞在今創見臣已還官政莫綴朝班仰繫覆載
之功寔預榮懷之慶臣無任

慰慈福上仙表

臣某言伏覩大行太皇太后十一月六日遺誥者變生
慈福悲動綿區臣某誠哀誠咽頓首頓首恭以大行太

皇太后年開九帙之三坤載四朝之久極北宮之榮養
侍高廟之宸遊皇帝陛下以萬乘之尊崇曾孫之孝特
從晷制昭示聖心願寬朝夕之思垂副華夷之望臣限
以退居田里不獲奔赴宮庭臣無任

慶元三年

重明節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天錫慈皇之壽以莫不增民懷聖父之仁其何
能已虔敷秘典仰贊昌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伏

望以無為之化丕冒羣生以不宰之功常居太極列真
千佛共儲有羨之齡諸夏百蠻永效無疆之頌臣無任

賀瑞慶節表

臣某言伏遇十月十九日瑞慶節者誕聖啓期適上冬之
愛景肇禋嚴禮前半月之昌辰天開有永之年人獻無
疆之頌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周夷夏德合祖宗
萬邦奠枕之時治功已著三世稱觴之慶歷代所無永
居北極之尊高婉南山之壽臣身焉歸里心則望雲莫

陪漢殿之班徒效堯封之祝臣無任

謝郊祀禮成加恩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郊祀大禮慶成加臣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聖人饗帝阻
陪左右之璋退老明農尚益南東之畝窺絲綸之溫厚
顧襁褓以光華臣某中謝欽惟熙朝最重禋祀廣配天
之澤曾不遐遺眷居里之官每同延列如臣無狀被寵
有年氓受一廛上方行於仁政侯封萬戶位乃極於布

衣逮逢慶賚之頒彌覺面顏之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誠通穹壤道法祖宗順迎日至之陽肇講國南之祀網
去三而施惠德及飛潛爵惟五以馭臣恩覃中外肆推
餘餽加賁朽株臣久矣伏藏缺然報稱受釐宣室想帝
席之夜前賜胙齊侯凜天威而下拜臣無任

慶元五年

謝慶禮支賜奏狀

右臣承吉州遵奉今年八月二十六日慶禮詔書致禮

詔書致仕文武官七十以上依格支賜羊酒粟帛曾任
太中大夫以上仍與倍賜長吏致禮差官就賜臣已望
闕祇受訖臣無任

賀生皇子表

臣某言伏覩降誕皇子特頒德音者高禔錫羨長嫡挺
生列聖儲休三宮交賀臣某

中謝

臣聞德如堯帝祝多

子於封人聖若文王詠百男於詩雅厥今盛事與昔同
符恭惟皇帝陛下纂國丕基受天明命當藝祖肇邦之

歲暨統元更歷之春是開蒼震之祥於赫炎圖之永臣
屏居農畝遙睇闕庭胥同四表之歡仰賴一人之慶臣
無任

慰太上皇后上僊表

臣某言恭聞六月四日大行壽仁太上皇后上仙者災
纏長樂悲動嚴宸臣某誠哀誠咽頓首頓首伏以壽仁
太上皇后沙麓儲祥河洲協詠勤宣婦道誕育聖躬皇
帝陛下欽念母慈備彰誠孝宮中自行六載之制天下

咸識一人之心願寬罔極之哀永御無疆之厯臣限以
退伏田里不獲奔赴宮闈臣無任

慰太上皇帝上僊表

臣某言伏覩大行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遺誥者天心難
測闕

荐臻甫涉夏秋兩喪考妣臣某誠哀誠痛頓首
頓首竊以慈懿寢園之奉鶴馭將歸聖安丹鼎之成龍
胡已斷黎庶攀號而不釋聖神悲痛以何堪恭惟皇帝
陛下孝通神明躬大舜終身之慕闕

有唐二

闕之歡方隆榮養闕

變故

諒極哀恫願寬闕恤之情毋與宅憂之禮臣退休田里
阻造宮庭臣無任

壽康宮追荐疏右語

右伏以六年端尹久叨雨露之私三月宰庭未効涓塵
之報雖下機於一愜旋為帥於十連逮聞闕以自怡

亦復掛冠而歸老茲焉奉諱久矣孤恩欲申豺獮之微
誠是假龍天之闕大行聖安壽仁太上皇帝伏願逍

遙闕路佐佑皇圖從祖考在天之靈篤子孫下地之慶

謝明堂禮成加恩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加臣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

已望闕祇受訖者

闕

天甫竣宗祀加地爰暨老臣異數

寵臨餘生何幸臣某

中謝

臣竊以大封於廟

闕

予之

詩乎

闕

於庭法典揚之象必善

闕

允稱豈不澤之

闕

闕

如臣者初乏謨猷濫叨爵秩

闕

猷畝不能躬黍稷

以未

闕

掛衣冠猶復

闕

而賜昨茲焉

闕

闕

甚食

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寅詔丕基欽崇鉅典內極念親
之孝外嚴闕類之仁推餘餽以馭臣示隆私而篤舊則
其土壤厥惟上上之田賁乃丘園奚止戔戔之帛莫展
既愆之力空懷欲報之心臣無任

慰韓皇后上僊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大行皇后上仙者桂輪隱耀椒
掖闕儀厚載既傾淵衷斯惻臣某誠哀誠咽頓首頓首

伏以大行皇后天資恭儉地望高華久殫婦順之勞正倚坤寧之助奄從先后莫返中闈恭惟皇帝陛下孝切亮陰恩隆儷極雖聖情之易感顧天數之難移願寬當宁之思垂副含生之望臣退居田里阻造宮庭臣無任

謝降官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降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臣已望闕遙謝祇受訖者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列洪造難名所慙垂盡之時自抵怙終之罪臣某 中謝

伏念臣疎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早塵臺省受知
孝廟久玷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
肺腑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文惟光宗興念於元僚
疊分間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許遂里居首將正於孤
丘巢忽危於燕幕狂夫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蘓公論大
喧黜罰盡輸於新桀止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
盖伏遇皇帝陛下洽德好生馭民敬獄國皆曰殺雖微
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非特匹夫之受賜

是令四海之歸仁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營田野視
桑蔭以幾何託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臣無任

慶元二年

賀太皇太后加上尊號表

十二月

臣某言恭聞加上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尊號冊寶
禮成者三朝母道丕昭行地之功六字號榮益顯補天
之德化行宮壺風動華夷臣某

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適

駿孫謀懋隆孝治從行慶壽續盛事於熙寧奉獻義安

掩前聞於咸泰有行玉卮之禮無疆金母之年臣久返
農疇幸逢邦慶昔長秋儼極叨視草於制麻今廣內嚴
儀但綴班於孤棘永言忭蹈實倍常均臣無任

辭免復少傅狀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某某狀十二月十八
日巳時準尚書省遞到劄子十二月九日奉聖旨周某
留正並特與復元官致仕伏念某叨踰滋久罪戾實深
比致人言祇從輕典仰銜天施方省前愆雖歷歲時未

經赦宥敢圖洪造驟洗丹書俯伏以思兢惶併集謹附
元遞筒回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且令依見存官致仕庶
安孤迹以保餘生伏候指揮

閏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賀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十一月二十四日加上高宗受
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徽號冊寶
闕成者我祖萬邦之君名已昭於太室先庚三日之吉

不允詔

勅某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特復元官致仕恩命事
具悉卿早司鈞軸峻躋朝棘之班已掛衣冠久遂家
山之佚比騫華秩姑塞嘖言金節高明卿久著四方
耆碩之望茂恩優禮朕思崇三朝魁舊之賢亟復故
官爰頒新渥宜祇成渙胡事謙辭所辭宜不允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不多及

賀立楊皇后表

閏十二月

臣某言恭覩進奏院報降制立皇后者二儀奠位協成

覆載之功兩曜宣精丕顯照臨之象盛典朝敷於宮掖
歡聲夕徧於海隅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本身脩
化刑內治正中宮之御禮可已乎承大母之顏養之至
者榮是星妃之首儷於天極之尊既表正於婦儀亦述
宣於陰教臣里居歲久邦慶時逢言如絲綸竦聽郵傳
之命孤執皮帛阻隨仗入之班徒與黔黎胥同鼓舞臣
無任

嘉泰三年

謝復少傅表

臣某言近蒙聖恩復臣少傅致仕尋具辭免伏準詔書
不允已於正月六日祇受制命望闕謝恩訖者閱呂刑
之實周典素輕還䟽傳之官漢恩彌重丹書洗滌皓首
兢榮臣某中謝伏念臣坎壈孤蹤摧頽暮景冒寵光而
最久積罪戾以殊深比致煩言分甘嚴譴獨賴聖神之
眷許存孤保之官僅閱再朞未經三宥駭新綸之驟下
恍舊秩之畀來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徧覆無殊容光必

照刑非樂用汝自速辜恩弗遐遺予無作好誕布發生
之德俯加老退之臣大誠薄懲昔忝小人之福初迷後
順今晞君子之行惟誓縻捐以圖報稱臣無任

賀瑞慶節表

伏以迎上元之甲子寶曆方昌占南極之丙丁壽星有
爛標十月為陽之節肇一人有慶之期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誕聖繼天施仁發政十年生聚俯同越國之
時百世本支遠邁周王之壽凡居有截共祝無疆臣身

處山林歡均朝野雖弗及羽毛之衆羣舞百於虞廷豈
遂如土石之頑助呼三於漢嶽臣無任

嘉泰四年

謝郊祀禮成加恩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郊祀大禮慶成加臣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臣已望闕遙謝祇受訖者祀以一純二
精格三靈之景貺德徧羣黎百姓洽四表之歡心霈然
滂漉之恩惠此疲癯之老臣某

中謝

伏念臣早持薄技

久覲盛儀玉輅安行嘗預執綏之選金鑾倬直屢裁肆
胥之書歷二府之弼諧導一人之陟恪晚安新政歸老
故鄉舜樂九成已斷鈞天之夢漢封萬戶猶披輿地之
圖榮幸則多事勞何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功繩祖武
德契人心清廟祖郊浮霽光於曉日紫壇奠幣翔協氣
於層霄斂福孔多均釐滋廣臣猥叨邦賚增耀里居錫
之山川土田敢虛霑於帝澤與爾鄰里鄉黨期共戴於
君仁臣無任

賀瑞慶節表

伏以冬候暘溫儲祥甲觀天光絢爛載誕聖君薄海春
回歡聲雷動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齊休天地冠德帝王
共北辰之星常居其所如南山之壽無不或永念昔三
五之時野多八十之老臣今何幸年適與同播擊壤之
謠豈知帝力陋守封之請但罄祝詞臣無任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至
六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傳熊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_臣李 巖

謄錄監生_臣蔣繼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

奏議一

宋 周必大 撰

正字輪對劄子二首

論荆襄兩淮利害

紹興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臣聞事有大疑謀及卿士著之洪範為世元龜我仁宗
皇帝之在位也或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而詢天下之
事或御迎陽門集兩制近臣而賜直言之日或開天章

閣內出筆札而使條時政之當行者蓋欲採在廷之善
決當世之疑盛德成功至今蓋巍巍也陛下自臨萬宇
備歷百為凡曰事機難逃聖鑒近者奮剛斷起治功更
易將臣舉直錯枉治內之道已無可言惟是荆襄兩淮
地方數千里田畝未盡闢民兵未甚精將置而弗息與
則闕固圉之策將屯田以實塞與則必有生事之嫌
此議者所以日夜為言陛下所以宵旰軫慮而廟謨籌
箸所以猶汲汲也夫心術有限必因衆人之智明臆度

難精不若親見之謀審臣願陛下監洪範之訓法仁祖之規以此二疑條為清問內詢臺諫侍從以殫衆人之智外詢沿邊帥守以盡親見之謀俾之深思各以實對必使疆場按堵盟約無虧在我者備禦既修而在彼者觀聽不惑然後陛下與二三執政搃其說之善者折衷而行之不過片言議論定矣與夫日上需頭之奏時瀆黷纘之聰泛為危言而卒無可行名知大體而實則迂濶較其利害蓋相萬也譬猶治疾當集良方但言疾狀

雖云明脈豈曰善醫淹歷歲時初亦何補思患豫備恐不其然伏望聖明時垂睿斷取進止

論州縣行直廳

臣仰惟陛下約已裕人務極其至自頃置免行錢以裒時估之弊猶以為未也則併行錢罷之今都城之中上自宮禁下逮黎庶日用之物初無二價豈容外路乃敢不然臣姑以江東諸郡觀之監司守將則有公庫之例屬官僚吏則有直廳之行凡百供需比之市價大率十

虧四五亦有不止此者蓋縣市令司剥下媚上恣為低昂居臺府者承例取足而已僚屬從風復何憚乎至于酬值之不時漁取之無藝繫人賢否尚未論也夫營生之艱莫若小民終日市廛僅餬其口在官者常有以利之猶懼不給況可瘠之以自肥乎違制傷廉理宜痛革今若止命戶部檢坐條法申嚴行下則彼且以常事視之不過揭榜于門抑鋪戶供文書而已未遽止也臣愚欲望聖慈明飭監司郡守自今公庫私家凡金繒器用

食飲之所需一切以市價為準毋循舊弊置行直廳必
以身先乃可率下倘不如律以贓坐之庶幾百物之價
平小民之惠徧取進止 十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
旨依奏

監察御史

太上尊號議

紹興三十二年

臣聞舉曠古所無之事者不可泥歷代已陳之迹昔堯
之禪舜固美矣然猶在既老之後未有春秋鼎盛視聽

方彊中外無事而能脫屣萬乘親授嗣聖為萬世法如
太上皇帝者也陛下欲加上尊號致推崇之誼誠未為
過然德之盛者言雖多而不能盡況區區數字乎今天
下之所傳誦者太上難名之德也天下之所願欲者太
上無疆之壽也日者既合二美而名宮矣因而用之其
說盖有三焉不失熙寧却尊號之詔令有以稱陛下尊
太上之心一也語簡而所該者備誠至而請祝者大二
也即所居而播鴻名自我作古三也一舉而三美從豈

不增光太上巍巍之德而盡陛下事親之孝乎太上皇帝伏請上尊號曰太上德壽皇帝太上皇后伏請上尊號曰太上德壽皇后仍俟來秋奉上冊寶庶幾聲容文物得以備焉謹議

再同臺諫申尚書省狀

震等各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二十二日所定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數字中有未盡善更令商量疾速來上震等竊恐議論淺陋不足以稱塞明詔欲乞再

集侍從臺諫禮官就太常寺公共商議庶幾各陳所見
考據精詳免致同異伏候指揮 六月二十七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不須別議願于都堂元集議狀內簽
書姓名者聽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狀札八首

舉官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準尚書省札子節文十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舉可
任監司郡守之人于現任閒居待闕官中選取以資叙

分為二等一現今可任一將來可任限一日內具名聞奏今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員左朝請大夫知嚴州吳概律已甚廉稟資尤粹為淮南江東運判嚴於東吏寬以待下加之老成儒雅動無過舉

一員左承議郎新通判泰州趙公說文學政事議論智略在宗室中未易多得常為建昌軍之屬邑及攝治贛之寧都所去見思有循吏之風今同姓被

任用者甚少尤宜拔擢以示激勸

一員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浩剛毅木訥孜孜為國嘗為太常寺主簿持論勁正議者偉之使之臨民必不偷懦以辜任使

一員左朝請郎新通判平江府趙善養詳鍊疏通不為表襮久丞大理甚修職業試之以事必有可觀
以上現今可任之人

一員右奉議郎新通判潮州宋敷名臣之後廉謹練

達頃軍蕭山人以為能

一員右通直郎新知岳州巴陵縣鄭垌頗勤儒術深達吏方嘗任贛州察推鄂州江夏縣令廉平明敏所至辨治

一員右從政郎孫升安貧守道厲節奉公嘗任贛州錄參既不諂附亦不矯激勇於為義勤於恤民未嘗枉已輒求聞達陸沉選調殆四十年表而出之必為有用之才

一員左從政郎監潭州南嶽廟黃文昌才氣少雙志趣不苟嘗為贛縣主簿不畏強禦不憚繁劇雖為邑佐已能使民懷之可謂難矣宜加拔擢以振士氣

以上將來可任之人

右臣所舉吳概等並係保任終身或不如所舉甘坐謬舉之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條具弊事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準十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條具方今時務須至奏聞者

一臣竊惟名器輕假無甚於此時陛下試命有司取

畢仲衍中書備對以熙寧官吏之數校今日之籍

逐項比類修寫成圖

謂如朝奉大夫今有幾員附於當時諸行郎中之下武功

大夫幾員附於當時皇城使之下之類

則多寡蓋可見矣縱未能大

有更革安得不詳議而稍加裁制乎

一比來内外官司安於苟且視詔令為具文雖叮嚀

告戒終莫之聽者無他公勤未必見知偷惰可以
序進故也今若按祖宗設官分職之由各以所掌
之事大書揭於其局內則御史外則監司時按其
目而加攷察焉每季必取舉職者一人或遷秩或
賜金以示勸又取曠職者一人或貶秩或罰俸以
示沮夫以萬官之衆三月之久豈無勤惰宜黜陟
者若臣言可采乞命有司斟酌條具而施行之庶
幾稍革因循之弊若夫徒法不能以自行擇御史

擇監司以振起頽靡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矣

一臣伏見祖宗朝甚重諸路總管鈐轄將副都監等差遣或待有功之士或儲將帥之才比來乃不問能否不顧資格有武功大夫為一路總管者有小使臣為一路將副者權要之人利其俸厚百萬千求敗壞成法臺諫給舍既不見得前後條令合與不合除授往往置而不問今乞下樞密院自今進擬上件案牘須先令吏房取見本人脚色檢照祖

宗舊法毋使背戾如係內降亦須依此取索粘連
于勅黃之前然後過門庶幾不應資格之人自然
息心免有僥求以妨實材之路

一文武臣堂除差遣本以選用賢能近歲吏職承信
郎敢承例干乞下至副尉為號簿官者亦係堂差
于是不問高卑皆懷僥覲一人得之十人攀援十
人得之百人攀援欲望士風安恬不亦難乎向者
臣僚請限堂除資格而吏輩觀望乃惟許宰執侍

從有恩例者陳乞夫立法本以抑貴勢伸孤遠今
乃如此人誰退聽今乞下有司別議資格以示百
執事候見得別無未盡事件即付三省遵守仍于
勅黃前連粘新格如一事不應許吏部申審却將
內外贍軍酒庫及屬官監當窠闕並還吏部庶幾
廟堂之上專意圖回軍國重事而士大夫亦知親
疎一律雖待遠闕必無怨者

一比來入流太泛入仕甚難受命者至有十餘年不

成一任賢愚並滯殊無甄別弊至於此可謂極摯

欲乞今後初出官人並不得用恩例文臣須要銓

試武臣須要呈試候其中格即註差遣

呈試亦效銓試以分

故取人

若有恩例聽次任收使雖兩府貴戚子弟亦

不許破此條例如此則抱負才器者稍伸不親文

墨不習弓馬者何怨行之盡公乃可示勸沮而縮

遠次

一赦令者非常之恩也既告之大廷又頒之天下豈

容數改昨自六月十三日以後已屢有增益近者
又聞有欲援前朝舊例以為言者夫恩自上出或
因或革豈有定說若取今赦不及前赦者盡要給
還則前赦所無如免文解之類者却當追還矣欲
乞明降指揮赦書已踰半年毋得輒有陳乞

一貴游近習固有廉於進取不以私心撓公道者但
以積習既久遞相祖述甲既得之人則告乙雖欲
自己為衆所迫於是躁妄之徒豪富之家得以投

其隙售其詐矣此風不革何以為治今欲乞明坐
臣僚所請特降詔書榜之朝堂應今後降不應格
法者所屬非惟不得施行仍令具請求人姓名取
旨謂如近日寧壽觀乞披戴道童禮部執奏而有
旨免執奏遂使法令盡為文具如此之類若非開
具本觀主首治其宛轉結托之罪則法行而人不
信不若不問也

一臣竊見朝廷知外虞之當先而忘諸道之無備向

者廣西凌鐵作過近者全州執辱守臣其不至猖獗幸耳萬一淮北用兵此曹乘勢倡亂然後興師所損多矣故臣願於湖南二廣福建重屯軍馬數百控扼要害仍詔有司遴諸州都監之選而稍重其權使本州禁軍漸知階級時與閱習此事若緩而甚切惟陛下與大臣速圖之臣非不知今方調兵戍邊豈容虛外以實內但朝廷能保諸路無他警否脫有之能坐視否今於數萬軍馬中摘那數

百可以弭未形之患是曲突徙薪之計也如必欲俟焦頭爛額而後賞則非臣所敢知矣

一臣竊見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聖旨州縣官貪殘不法監司守臣弊姦徇情不即按發臣僚論列乃始待罪以覲幸免甚失責實之意可自今量其重輕必行責罰不許待罪自降此指揮未幾而興化軍守臣有因言章以贓敗者本路監司未嘗按發朝廷未嘗行罰監司亦更不待罪則是因

此指揮愈無忌憚矣今若申嚴前詔必行一二人則監司自然舉職部吏自然知畏

一臣竊惟陛下以詢訪朝臣為未能盡知天下之利害故許中外士庶上封言事然臣以為當行其言而不當加以賞蓋不行其言則非求之之意遽加以賞則啟僥倖之心且假手冒名之弊無所不有臣向者嘗面奏此事似合聖意今若取某人所言某事可施行之報之四方足以來忠臣之正論廣

陛下之聽言何必賞焉然後知勸

右臣誤被聖知擢侍左右當陛下闢四門詢芻蕘之際
乃暗無一語少裨國論已在可誅之域逮蒙給札賜問
若又不盡底蘊則雖萬死安能塞責輒條十事上瀆天
聽惟睿主裁擇謹錄奏聞謹奏

同翰苑給舍議北事狀

翰林承旨洪遵給事中
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

若四人
同狀

翰林學士承旨左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讀臣洪遵等

準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敵人來索舊禮及中原歸正之人源源不絕宜各以已見指陳定論者右臣等竊度今日之勢非惟中國利在速和而敵意未嘗不欲和也前日使者先至近者書詞雖嫚而卒章實致志焉情狀畧可見矣然又懼我測其實而有輕之之心也故倡為大言激索舊禮吾若直情徑行而不示以開納之意則邊備未固國用方匱亟與之戰能無殆乎若因其咫尺之書遽為之屈安知不乘我

之怯繼以難從之請不與是廢前功也與之尚何以為國故臣等以為莫若折衷斯二者而婉辭以應之使彼有以藉口而吾可以紓難其庶幾乎昔慶厯中契丹挾西夏之擾無故而請地請婚其求非不大也仁宗一再遣使稍增歲幣遂已為今之計謂宜倣此遣使亦有定論則書辭未當遽屈而使指可以密授或許歲遺金緡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四海之內使彼無意於和則雖用舊禮何益或有意也得此亦可以藉口而來

議矣使介往復動涉數月吾於其間汲汲然以內修外攘為事他日以戰則克以和則固此上策也若夫歸正之人招之非計也拒之不能也惟申諭邊師繼自今勿以賞格誘之斯可矣迂闊之言未敢以為至當也惟陛下擇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北事劄子

不曾用此

臣竊度今日之勢中國固欲和而敵亦欲和也何以知之敵未嘗先遣使也而今春實來我之使既入其境矣

而陝右之攻海州之戰自若也彼魯不以是歸曲於吾
而徒屑然惟禮之議則其情畧可見矣是故明逆使者
而陰困之寔受書弊而陽却之蓋以為不如是則我且
測其實而有輕之之心故見於報書者率皆恫疑虛喝
而卒以善意結之近者對境之符猶是物也今若直情
徑行迭為夸大而不示以開納之意則彼將激怒其衆
為瘠牛償豚之計吾之邊備未固民力方屈安危未可
知也若乃遂以舊禮與之則臣謂非惟未有其說抑亦

未見其利何也太上皇帝向以祔陵未卜慈寧未返雖居南面之位而不知南面之樂一旦以講好之故寧神兩遂所欲禮屈而志則伸矣今固不然臣故以為未有其說也夫爭訟於庭直者示弱則曲者愈肆酬物之價過則未必售而不及者或可得也今數以數寸之檄邀我厚禮而遽畀之安知其不謂我為怯而繼以難從之事肆其谿壑之欲乎盡與則不勝其求不與則前功隨廢使朝廷他日果如勾踐之報吳唐太宗之謀突厥從

一時之宜可也不然何以待之臣故以為未見其利也
今信使之行有定論矣臣願再以敵國之禮嘗之彼納
吾使吾又何求如必俟舊禮而後受則告之曰太上皇
帝前日之屈為親也今通好於用兵之後主上欲以何
名而屈北朝欲以何名而受愿以為請彼雖貪利無厭
亦將思所處矣或曰敵納吾之使而後責禮如前日之
為則奈何曰大夫出疆聖人嘗許其專矣強則下之弱
則抗之朝廷勿預知可也幸今歲晚羽檄不至汲汲然

脩邊備寬民力以達於春庶乎可以有為矣若夫歸正之人招之無益也拒之不能也惟密諭邊帥自今勿下徠之之令而前日賞格毋出諸境斯可矣迂闊之言未敢以為至當也惟陛下下擇焉

論選人關陞後致仕日劄子

隆興元年春臣僚劄子竊見紹興令無出身選人曾經關陞歷任六考與改通直郎許封贈一人次按選人自從政郎已上皆可謂之關陞其間或用舉主或因常調

若乞致仕即可升朝惟因勞績酬賞循至從政郎已上者吏部獨不與作徑關陞人故雖儒林文林郎滿六考只得京官致仕間有旋行申請方取旨帖轉如馬仲謀等是也萬一孤遠無力徃徃莫能自伸立法之意恐不如是且用賞循資借曰不及有舉主之人豈不過於五考常調者乎常調五考尚許陞朝而有勞績六考反出其下止緣當時立文之時該載未盡故有司得以拘執不肯一例放行欲望朝廷令吏部看詳於曾經關陞歷

任滿六考之下注入舉主勞績常調並同八字於現行
條法別無衝改非特可以勸知止興廉遜亦庶幾上廣
孝治非小補也

後有
旨依

直前奏事劄子二首

論名實賞罰

隆興元年二月十八日

臣聞天下之事徇其名也易求其實也難漢宣帝功光
祖宗侔德商周本出於信賞必罰總核名寔然王成以
為增占口賞楊惲以曖昧之語廢蓋寬饒韓延壽以盡

力之吏誅而黃龍詔書亦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
謾以避其課則宣帝所以見稱於史氏者亦何可盡信
也豈不難哉陛下嗣位於今期月未明求衣日旰坐朝
夜分決事可謂勤矣而未能變一時之媮惰舊德名臣
收召殆徧片言小善擢用無遺可謂公矣而未能化一
時之阿私意者總核之政或有所未至歟臣試以賞罰
近事明之邵宏淵能還軍中冒濫之恩併錄戰功而除
正任觀察使此信賞也而郭振僅一對內殿既無舊勞

又無新功亦以觀察使與之則重矣陸廉以貪黷配流此必罰也至於張耘賊殺士卒乾沒軍資有司當以殊死而亦與廉同罪則輕矣故臣願陛下大明賞罰以照臨百官賞罰明則名實辨名實辨則政事可以內修夷狄可以外攘夫何求不獲而何治不成哉取進止

乞六參官依常制

臣竊惟羣臣六參自有定制紹興初庶事未備然且行之況陛下自臨宸極未嘗以風雨寒暑暫闕垂拱之朝

而卿監郎官多親被簡擢服在班著豈可使累月不一
造廷望穆穆之光此則有司循習近例之過也願頒明
詔導用常彛除朔望車駕詣德壽宮相妨外餘值六參
日勿改常朝如此則既不廢朝廷之儀亦少伸臣子之
敬取進止

同侍從臺諫議權罷舉主改官狀

張肅起請奉
聖旨令侍從

臺諫詳議同洪遵金安
節劉珙張震陳之淵上

臣等聞法弊則變法法不弊而人自弊之則亦責人而

已矣本朝自太祖以來患幕職州縣判司簿尉之官謬濫者多矣故內自翰林學士外至監司長吏皆許薦舉中間雖歲月久近員數多寡時有損益而薦舉之制則未嘗廢今若患其犇競遂盡除之何異因噎而廢食大不可也臣等謂欲救斯弊莫如必行連坐之法昔景德中兵部員外郎邵晔坐舉李隨不當審刑院以會赦當免宰相王旦曰朝臣舉官甚衆若遇赦悉免則是更無連坐法矣真宗以晔近使嶺表止命停任又治平三年

樞密直學士知泰州李參所舉人坐贓故事當責知小
州英宗方倚參守邊但令奪官夫以二臣有勞於國方
被倚任然猶不廢謬舉之罰今令甲明有同罪之文紹
興初又有減二等指揮然犯人事發舉主臨時陳首故
法雖嚴而實未嘗行此致弊之大者誠能遵用舊制不
許自首量罪輕重削秩停任彼監司郡守借有簡賢附
勢徇貨營私之人亦且計其得失而知所擇矣此法既
行又慮常情為已太重或至一切不舉按大中祥符三

年詔書常參官舉外任幕職州縣官各一人如年終無
舉官狀即具奏聞當行責罰乞倣此制遇歲終令逐司
逐州具當年分監司郡守所舉官姓名聞奏及申吏部
照會如或員闕亦行責罰庶幾併革不舉之弊而無變
古之譏竊以為便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五

奏議二

宋 周必大 撰

閩憲奏事後殿對劄子四首

論諸路帥臣將副

乾道七年七月十四日

臣伏見陛下選將練兵大修邊備深謀遠畧固非外庭所能窺測然臣私憂過計以為諸路帥臣有其名而無其實將副有其官而非其人萬一用師於外而寇攘乘

間掣肘於內安得不為之慮也哉願詔三省樞密院稽考諸路帥府除本州禁軍外安撫司實有兵馬幾何隨其閑劇遠近立為定數已足者令精加訓練不足者令疾速招填既只在本路駐泊計亦不難辦集仍於現今副總管鈐轄路分都監中選有勇畧經行陣之人就兼統制戎容既壯姦謀自折至於擇帥加詳諭以久任其在今日光為急務如此則稍有帥臣之實矣昔神宗皇帝初置將副其選甚重比年小使臣不經邊任者往往

得之軍情兵法懵然不曉但知諂辭媚色以奉守帥勇夫壯士專充工匠雜役之用本路一有調發豈徒無益願遵舊制參以宏謨詳於擇人革此積弊如此則稍復將副之舊矣二者一定它日朝廷專意外禦必無掣肘之患取進止

論人

臣聞立政圖事人才為急然而平居選擇則易緩急求之實難又况一官易効通才難得優趙魏者不可為勝

薛有文事者未必有武備自非儲蓄廣品目所定一旦
任違所長用過其量譬之以驥捕鼠使蝨負山小大雖
殊其失一也仰惟陛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先務
孰有大於此者臣願深詔執事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不
限員數不拘資序區分所能總為一籍若馭軍若臨邊
若經理財賦若行視利若監司若郡守推類以往詳議
格目仍於其間各紀所長假令某人可馭軍也又須別
列其孰智孰勇孰當為統帥某人可治郡也又須辨其

孰中和孰儉決或使之撫雅俗或使之治繁劇人為一格格儲數人繼此有得接續來上藏之禁中副在二府無事之日預加審覈遇有任使按圖而取比之既寒索裘已渴浚井其為利害蓋相遠矣取進止

論知縣俸

臣觀漢詔有言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治民之吏莫切於縣令而祿至薄往往墮中人於貪吏之域非古誼也按紹興令外縣

知縣供給不得過十五貫仰事俯育何以餬口於是撰造名色並緣增加前後相承其數反多自非慕拔葵掛魚之廉安飯蔬飲水之儉則或懼違衆或樂用例鮮有能自立者一旦偶因他事為猾胥姦氓所持方且低首下心冀幸苟免望其抑豪強戢吏奸革蠹弊斯亦難矣臣伏見近制堂除知縣許支俱給錢四十千夫邑有大小任責則均且以郡守言之有堂除有部闕有大藩有小郡供給之數皆為一等豈於令宰而獨不然臣愚欲

望聖慈送重修勅令所將天下知縣縣令供給斟酌近制增其所當得而禁其所不當得既有以養其廉斯可以責其清庶幾人盡其治少副陛下為民之意取進止

論縣尉獲賊賞

臣竊見在法選人曾歷一任方注縣丞有舉主關陞改官方得為邑重民事也今初官為尉偶獲強盜七人不待滿考便可改秩其間未經任者雖注監當亦理親民資序又有經為邑者則是擇令輕於擇丞臣竊以為過

矣異時山東江北之盜類皆桀黠驍果其徒不繁而能橫行於州縣賞格之重或以示勸今江湖閩廣山長谷荒無知之民春夏歸農秋冬散剽所在有之藉令為尉者勇能執俘藝可奪稍猶於邑政未遽習也況弓兵格鬪而獲司獄傳會而奏其弊尚多若不稍加釐正臣懼子產有傷割學製之譏也願詔有司具為令應縣尉獲賊當改官者吏部先給公據候任及六考以上方許收使彼既無營求舉薦之勞而考第稍多免初等細轉之

迂名緩其期寔厚其賞所貴稍更民事不至政學取進
止

祕書少監碧琳堂對劄子一首

論漢儒

乾道六年九月十三日

臣愚不肖蒙陛下過聽擢在班列又取漢宣帝之言親
製贊書明示好惡使知所趨嚮在臣榮遇可謂至矣敢
因訓詞所及推廣聖意冒陳一二惟陛下察焉臣聞儒
有君子有小人孔子嘗以是告子夏不可以不辨二帝

三王之時稷契伊周道德隆備功業光明此君子儒也
春秋戰國之際以詐謀相高以功利相傾此小人儒也
雖然二者是非白黑猶異辨也至西漢則不然所謂社
稷臣者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
至於服儒衣冠持祿保位則公孫弘蔡義韋賢輩實為
之是非白黑貿易如此宣帝察而嫉之故曰俗儒不達
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盖有激而云爾雖然漢儒多偽高帝固有以啟之也當

創業之初叔孫通以儒服降彭城知帝憎之乃變服服短衣所守如此是託儒以希進耳帝遽信之母怪乎魯兩生之不至也臣故曰漢儒多偽高帝啟之也使宣帝而知此且將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我藝祖皇帝則不然創業於初者一趙書記也混一於後者亦趙書記也規模不易凜凜乎帝王之佐豈常如叔孫通輩希世用事以為進取之資乎累世以來卿相多名儒者太祖任人之效也臣願陛下以漢為監以太祖為法則名實

決不能眩而士大夫趣嚮一歸於正矣取進止

垂拱殿輪對劄子一首

論聽言責實

乾道六年九月十五日

臣三日之間再望清光敢陳瞽言致惓惓之誼臣聞政莫衰於隋而功莫隆於唐文皇亂莫極於五代而治莫速於我藝祖一言以蔽之文皇善於聽言藝祖善於責實故也仰惟陛下厲精政事無聲色之娛無畋游之好無便嬖之私好問聽言惟治道是求總核名實惟祖烈

是繼然而中外之臣鮮有助陛下大有為者謇諤之節
無聞而諂諛之習故在激勵之風未著而闡茸之俗彌
勝平居尚爾緩急何賴夫文皇所以革隋季之政而身
致太平藝祖所以變五代之俗而坐臻上治其施設次
第具載史冊臣愿陛下詔經筵官擇當時聽言責實之
要條上其目以今準古勉而行之庶幾風俗一變不負
陛下孜孜為政之意則功何患於不隆而治何患不速
哉取進止

內引劄子一首

論四事

乾道七年四月六日

臣伏蒙聖恩賜對便坐不敢泛為無益之論上瀆天聽謹列四事惟陛下擇焉一曰重侍從以儲將相臣不復遠引祖宗故事且以紹興初言之當時近臣往往極天下之選故議論設施皆有可觀中興之功不為無功不為無助只自秦檜專政以收集闡茸庸俗之士充員備位人才衰弱職此之由陛下憂勤十年作成甚切凡侍

左右無非親擢其能否賢不肖豈逃睿鑒臣願陛下更
賜留神每進一人不徒取一時之長須可備他日之用
則人才見矣二曰增臺諫以廣耳目臣聞人主深居九
重所賴以周知中外之利害別白臣下之邪正者臺諫
也然好名者失於激訐泥古者失於迂濶聽之未見其
益違之寧免歸非必欲得人固亦難矣臣願陛下勿以
其難遂虛其官或博問詳試而用之或命忠信之臣而
舉之必得端士增廣聰明誠助治之大端也三曰擇魯

任監司郡守人補郎員之缺今之郎官分職中臺奉行政令視漢益加重矣而六曹二十四司惟戶刑二部稍有正官餘多兼攝以天下之大曾任監司郡守者固多願詔二府擇應格而才者授之非獨可振職業亦足為異時侍從之儲此又當今之先務也四曰久任監司郡守責事功之成夫數易之弊深矣且以二年為任者論之到官半年始知風俗去替半年已懷歸志其間留心政事僅有一歲若又不待滿而選易則弊何由不生乎

簿書緣絕將迎勞費特其小節耳臣願陛下堅持久任
之說深監數易之害有治理效且增秩賜金以須其成
庶幾革苟簡之風塞僥倖之望而循吏稍見於世矣臣
志不欺忘其狂瞽無任昧死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

奏議三

宋 周必大 撰

權禮部侍郎後殿劄子三首

論治效

乾道七年八月六日

臣聞政如農功春而耕夏而耘秋而收冬而享其成本
末先後不可易也故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時則有一
時之功雖勤勞於前而享富實於後理之必至無可疑

者勾賤謀吳可謂難矣然范蠡不過三言持盈者與天
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自初即位至於七年深思力
行不出乎此一旦天應至矣人事盡矣蠡奮然曰得時
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嬴縮轉化後將悔之
天節固然唯謀不遷此豈常試而謾言驟為而屢改也
哉陛下天縱聖神銳意圖治日往月來今既十年焦勞
益甚而大欲未得夫去速者辰也易失者時也臣願陛
下以農功為準以越語為念立一定之規要必致之期

若曰一年撫民則自春以及冬視撫民之效如何二年富國則自春以及冬視富國之效如何三年強兵則自春以及冬視強兵之效如何推是以往凡復古之圖致治之方皆可以次第求以歲月俟而陛下十年之勤勞亦為無負矣孟子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位乎區區勾踐固不足道也惟明主留神財幸取進止

論人才

臣聞帝王用人之道二不次而任者大才也循次而升者常才也誠使鷹揚如太公先覺如伊尹一旦拔於耕釣之間置諸輔佐之列人亦孰以為過若乃佞而託於忠偽而託於誠私而託於公苟不察焉其害深矣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古猶如此況後世乎仰惟陛下知人則哲如帝堯立賢無方如成湯人才小大固不逃於聖鑒然乃者嘗遣使理財矣又嘗遣使按軍矣方被命之初截截

幡幡似若可聽及責成效蔑如也此無他用之過其量
賞之不待功彼既冒受寵榮則懼誕謾獲罪於是多方
以掩其過妄作以盖厥愆雖以陛下之明隨加譴斥然
而兵民已被其侵擾財用已為其蠹耗噬臍之悔可勝
計乎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因言以考實試可而後遷
彼知爵祿不可僥倖取也必將趨事赴功少副陛下總
核之政而真才實能見矣取進止

論科舉代筆

臣聞科舉之害莫切於代筆大約州郡數十人方解一名亦有至一二百人者其間富民乃或捐厚利以假手主司但知據文考校往往叨預薦送遂使實學之士返遭黜落前後條令雖曰詳備然棘闈既闢旅進動以千計為巡捕者縱欲禁止勢不能也臣願詔諸州就鹿鳴宴之前委教官或有出身官二員集得解舉人就州廳試論一首如太學廉引南省覆試之法知通躬親監視嚴為防閑須文理不至紕謬用字不至顛錯方給解牒

令赴省試或有不能動筆及大段錯謬者即行駁放仍推究代筆人依條施行却將駁放之數次舉補還其轉運司發解者準此蓋治之於科場之中則人衆而勢或難行覈之於既定之後則人寡而真偽易辨此法既立代筆之風不禁而自熄矣取進止

答選德殿聖問奏

乾道七年八月六日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朕尅意為政仰止前烈至如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

幾自勉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
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
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
此言之功利居多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
也朕即位以來於今年功則未能有成至於安養
黎元俾遂生業正今日之急務朕未嘗不以為自治
之良策然所行優劣亦苦不自知卿各極陳其當否
凡有未至悉情毋隱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朕亦不

敢自居方以魏徵之言為龜鑑耳

臣仰惟陛下萬機餘暇無所嗜好惟書史是觀惟前言
往行是監乃者閱貞觀政要見太宗與魏徵論積德累
仁豐功厚利四者之優劣親御翰墨宣示臣等且自謂
即位十年功則未能有成至於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正
今日之急務未嘗不以為自治之良策俾臣等極陳其
當否凡有未至悉情毋隱願臣智識淺陋何足以知此
然清問甫及敢不竭其拳拳臣觀自古人君或溺於宴

安或樂於盤遊或喜讒邪而惡忠直或始勤政事久乃怠墮陛下則不然清心寡慾進賢退佞出於天性臨政願治愈久而愈勤此固中外所共悉也然治效未及貞觀者殆時不同歟昔隋末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民無定居國無定主高祖義師一起有摧枯破竹之易至太宗受禪則中外已廓清無事於是一意撫民自致太平今陛下雖乘中興之後然金人地大兵強非隋末四方分裂之比金主雖曰不德然亦未至虐用其民又非如隋

之失人心也彼所據者中原我所有者東南耳以今準古圖治固難然而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或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或未至今之急務無乃在此乎臣不敢泛引古事姑以近事言之夫若內若外屯兵百萬其卒伍之勇怯器甲之利鈍教習之精粗人主安得盡知不過責成大將而已所謂大將又不過數人其擇之也當審其任之也當久今頗不然進或失之太簡退或失之太遽彼既未嘗為煖席計則其下視之亦

將如轉石矣號令何由而可信紀律何由而可明乎且如江州一軍自陛下即位始付苗定其後戚方繼之甫一年而定復至又數年而王明繼之纔半年而皇甫倜又繼之池州一軍始付時俊其後王琪繼之甫半年而周秦琪繼之十月而吳總繼之又十月而郭剛繼之數易如此平居自守臣猶慮其乏事何暇議進取哉陛下謂功則未能有成而臣所以疑用將之未盡者此也陛下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惠澤者莫切於郡守奈何循良

者十無二三貪殘昏謬者常居六七是以仁心德意無
由下達良法善政無由奉行其號稱能吏者知巧為名
色趣辦財賦而已民之失業彼何恤焉遐方僻郡姑置
勿言臨安者陛下之行都也耳目易接虛實易考觀於
增酒課一事略可見矣夫酒者國家之利源令得其人
則課增令非其人則課虧亦理之常以此為殿最議賞
罰可也奈何頃年為守者乃以增羨之數加諸歲入之
額歲額之外復求增羨既得增羨又添歲額輾轉不已

殆且倍徙於初不幸令又非人則多方漁取以充其數
夫民非昔貧而今富也飲者非昔寡而今多也顧取之
如此安得不困近畿尚爾謂遠方何加又諸州長吏倏
來忽去迎送靡定且以二浙言之婺州四年之間易守
者五平江四年之間易守者四又其甚則秀州一年而
四易守矣用度何為而不窘吏姦何為而不滋民瘼何
由而可蘇陛下欲安養黎元俾遂生業臣所以疑責實
之方未至者此也繼今以往願陛下擇將擇守審於其

初而久於其後其命之也必使條具如之何而治軍如之何而治民幾年而某效可著某弊可革幾年而某事可成某害可除要之以必致之期示之以勸沮之方庶幾可強民庶幾可富自治之策孰急如此未有能自治而不能治人者凡此二者陛下因政要而問臣臣亦因陛下俯詢而獻言它固未敢及也抑臣觀政要凡十卷四十篇既以魏徵論為君之道為首又以魏徵論克終之道為末蓋於太宗時惟徵為善諫上有所問必指

近事以為據而不為泛濫迂濶激訐之言是以太宗樂聞而喜從之治幾成康徵功為多吳兢所取厥有旨哉臣願陛下思太宗廣諫諍之德擇忠實而無他賜通明而知大體者引以自近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何患其不貞觀如也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陛下既以徵言為龜鑑而自強不息矣臣復何云狂愚冒昧惟明主擇焉取進止

八月六日上台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及其三人同對選德殿袖出御筆一通即

前所問也後數日實封進入

垂拱殿對劄子二首

論薦舉

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聞知人則哲帝猶難之然所以能官人者舉得其要故也舜問疇若予工滿朝專以垂對又問疇作朕虞滿朝皆曰益可上不泛問下不泛應是故所取必合衆論所用必稱厥職不亦簡而易當敏而有功也歟本朝太平興國六年特命翰林學士承旨季訪等十一人於常參官內各舉堪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者一人淳化三

年又命宰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尚書丞郎兩省給諫
以上各舉一人是亦唐虞之遺法也仰惟陛下急於圖
治勞於求賢乃者嘗詔監司臧否守令矣畧計諸路所
薦無慮數百繼命侍從臺諫設四條薦士矣合在廷所
舉又百餘人既不可以悉褒而盡用不過召見一二隨
才獎擢其餘則籍記姓名於中書而已後有任使又將
他求烏足以副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哉臣愚欲望聖慈
遠稽前代近法祖宗遇內外要劇官闕復行雜舉之制

假令辦某事須某才則詔公卿各舉資任相當堪此委
用者一人然後取衆所共稱者而用之其利將有四焉
合廷臣之言不患於不公一也採衆人之論不患於不
精二也遇闕而亟求則囑託之私絕三也既舉而必用
則虛文之弊革四也惟陛下留神裁擇取進止

論發解考校之弊

臣聞政有似緩而實急者科舉是也夫以士子一日之
長而欲驗其終身之事業疑若迂濶矣然昔人賦有物

混成及金在鎔而識者遂以公輔期之蓋有學有文形
於筆端決非闖茸之士而骭骭剽竊者必常才也本朝
取人雖曰數路然大要以進士為先陛下篤意人才士
之求試於有司者日益衆惟是三歲發解凡州縣官苟
有出身不問才否例差考試其間富於學識固不乏人
亦有工聲律者未必通經習經術者未必能賦或學殖
不豐惜於文體或久去場屋忘其舊業命題發策往往
顛倒事實背於義理故當校藝之際則平凡者收優異

者斥至使真才實能抑鬱而不伸庸人假儒僥倖而濫
中非所以崇雅黜浮勸勤抑惰羅英俊育人才也茲事
體大臣心知其弊而未敢輕為之說願陛下批章於學
官俾之博詢諸生條上利害然後命廷臣雜議而詳處
其當斷自後舉行之非特於學者甚惠抑庶幾名臣輩
出如祖宗盛時於以助陛下之大有為不亦善乎取進

止

三省同奉聖旨令周某
先次條具將上取旨

後殿對劄子一首

論時令不正

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臣伏見自冬以來寒氣弗效無大雨雪雖時作蒸溽為滂沱之候然亦不過汎洒而止天意若曰陛下仁民愛物切於聖心而有司不能推廣德澤致之斯民是以雲同而雪遽止礎潤而雨不應易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可不念哉臣愚伏望聖慈深詔中外之臣體上之誠勤卹民隱馴致休徵以必來歲之豐不勝幸甚取進止

垂拱殿對劄子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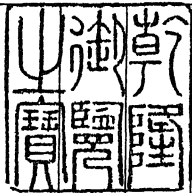
乞優恤二浙

乾道八年二月三日

臣竊見陛下以幣券太輕日夜憂之一旦內出積鏹以百萬計為權之之術自日來軍民既被實惠懽呼之聲徧於行都推是心也豈止以羊易牛而已臣請因聖德所及而推廣之臣聞愛民仁也理財義也二者相須初無二說而中外之臣不能深體上心用意或有未善且如中興以來駐蹕二浙踰四十年蓋今日根本之地也平時當愛養其力緩急乃深得其心而賦稅供億反重

於他路蓋四方州縣近則畏監司之刺舉遠則懼上臺之詰責審於舉措莫敢輕發惟近甸官吏則不然或陳其利而掩其害或徇其名而蔽其實凡有獻明率稱奉旨行之吏民以其出於朝廷莫敢違者如近日越婺諸郡以隱漏為名增無實之稅是也竊料陛下特未詳知則必有以處之矣臣雖書生豈不思邦計未裕而徒為空談然而日侍清光竊歎陛下有養民之德而有司無體國之風也敢冒昧言之願陛下深詔執事愛惜民

力譬如子弟富實它日父兄有不時之須雖竭其囊橐以濟用度夫復何怨不必平居無事驟增科調使懷戚戚也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惟陛下念焉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